

忠诚八十载 初心永如磐

■ 李延海（山西）

1938年，孔巨明出生在太行山西麓李家庄乡西庄村。西庄村在昔阳县城北5公里，距大寨8公里，海拔1000余米。地无三尺平，出门就爬坡；无霜期短，自然条件差，庄稼种在人收在天。但这里民风淳朴，人民辛勤厚道。孔巨明从小生活在这里，有着和家乡人一样吃苦耐劳、忠厚朴实、倔强刚毅的品质。

孔巨明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苦难岁月中度过的。1945年，他见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。三年后，又见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家乡的解放。拥护共产党，热爱解放军的信念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。

1954年，16岁的孔巨明完小毕业后参加工作。由于他勤奋可靠，做事认真，先后担任李庄乡信用社会计、昔阳县银行农金股干事等职务，年年被评为先进。

虽已参加了工作，但入伍参军到部队大熔炉里锻炼成长，一直是孔巨明的一大心愿。1957年冬季征兵开始后，他决心应征入伍，报效祖国。他向单位领导说明情况后，领导支持赞同。

体检、政审合格后，1958年1月，孔巨明被批准入伍。启程那天，他怀揣着领导和乡亲的嘱咐、父母和亲人的希望以及自己的理想，每走一步都觉得沉甸甸的。

入伍后，孔巨明被分在通信连。新兵训练结束时被选到连部当文书；一年后调到团部当文书。

1960年初，在石家庄获鹿县执行国防施工任务时，孔巨明调任团施工办文书。孔巨明关心政治，酷爱学习，常在《解放军报》发表文章。1960年4月，解放军报社在石家庄召开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8周年研讨会时，他作为唯一的战士代表被邀请参加，并获授“特约评论员”聘书。

1960年12月，孔巨明被任命为团司令部军务股保密员。团领导根据他的综合素质、发展潜力和部队需要，决定送他人校深造。1963年9月，孔巨明到北京军区步兵学校学习参谋业务。他珍惜机会，如饥似渴汲取知识的营养。1965年7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，被任命为团司令部作训股参谋。由于孔巨明综合素质好，参谋业务强，1966年7月被调任师司令部作训科当参谋。他用

心学习和锻炼，很快成了科里的主力，并成为参谋中的司令部党委委员。实践出真知，锻炼长才干。在师司令部作训科当参谋5年后，1971年7月，孔巨明被任命为师司令部作训科科长。在这一职位上，他一干就是10年。根据需要，1981年孔巨明被任命为师副参谋长，两年后被任命为师参谋长。

山一程，水一程。孔巨明在部队走过的几十年，有热血，有汗水；有付出，有艰辛。离开工作岗位退休后，激越的壮心归于平静，满腔的豪气收回腹中。脱去了一身戎装，收获了轻松惬意，过起平淡的生活。

孔巨明的老伴郭喜华，同为李家庄乡西庄村人，自两人结婚后，郭喜华身心就和孔家系在了一起。随军前，扛起孔家生产劳动、照顾老人和孩子的重担；随军后，全力支持孔巨明工作，默默无闻地做着贤妻良母的“本职”工作。不去惊艳谁的人生，只温柔自己的岁月。

风风雨雨几十年，他们把感情和依赖融入了相濡以沫和不离不弃中，让爱在平淡如水中沉淀，在甘苦与共中恒久。

熟悉孔巨明的人都知道，几十年来，孔巨明坚守初心，在工作中总是把上情

和下情相结合，主观和客观相结合；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一致。当参谋是好参谋，事经我手不出错，事交我办请放心。当科长时，上下关系融洽，各种问题处置得当。成为师首长后，没有官架，平易近人；公道正派，一视同仁；以身作则，清正廉洁；心系基层，关爱官兵。在职时，在部队中享有崇高威望；退休后，是慈祥的长者，大家的益友。

武警部队原司令员吴双战上将曾深有感触地说，孔巨明作为部队的一位老首长，他执守着一个共和国军人的情怀。他部队工作经验丰富，特别是机关工作出色，参谋业务精通。有胆识，德才兼备；善于思考，勇于决策拍板；人格高尚，心胸坦荡，勇于担当，甘为人梯。

孔巨明没有功名傍身，没有满身富贵，只有清风明月般的洒脱。他八十寿诞时，给自己的总结是：风风雨雨百万里，日日夜夜八十年；无限忠诚八十载，无私奉献伴终生。

一部好剧，即使谢幕之后，依然会长驻观众心里，令人回味。一本好书，会让人手不释卷，反复体会。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也是一样，居高声自远，清名传后人。

如果柚子会说话

母亲就会念叨，“柚”和“佑”同音，吃柚子就可以保佑吉祥。这样的话每年都说，我也年年听着，年纪小的时候觉得厌烦，现在才悟到了母亲的那一层深意，便总是乐呵呵地回应：是啊，所以多吃点。

对柚子最初的记忆要追溯到小学课本上那篇叫《苦柚》的文章。那时小镇上还买不到这种水果，因这篇文章，还一度以为柚子是苦的。而那个卖苦柚的小女孩香甜甜甜的笑容和品德，让记忆里的柚子一直散发着神圣而美好的光芒。后

来离开小镇去外地读书，每次路过水果摊就忍不住会买回来一个柚子。暖黄色厚厚的柔软外壳，一副老实憨厚的模样。

剥柚子皮真是件很惬意的事情。拿水果刀先轻轻地切开几条缝，然后顺着刀缝一点点地掰开，去掉外面那层厚实的外壳。果皮与果肉之间还有一道白色的海绵层，大瓣的果肉被包裹在最里层。这样一层层剥开，有着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娇羞和惊喜。藏在最里层的果肉，粒粒轻盈饱满、晶莹剔透，放入口中，

酸甜可口而又清香醇厚。剥完之后，指尖便留有清新而好闻的香气，芳香浓郁。

相比于其他的水果，我觉得柚子是最内敛最不张扬的。最好的部分藏在最里层，就连清香，也是淡淡的，不浓烈，不热情。可就是这样的一种水果，吃了第一次就让人忍不住着迷。

如果柚子会说话，它也许最能告诉你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道理。当然前提是，我们要像柚子一样，有经得起推敲的内

一碗青春的牛肉面

■ 苏雪莲（浙江）

三十年光阴的流转似乎就在弹指一挥间，不知不觉中，曾经风华正茂的自己也生出了丝丝白发，脸上也有了深深浅浅的纹路。蓦然回首，我常常会沉浸在对于往事的怀念之中，最难以忘怀的便是那些无忧无虑的青春岁月。

读大学时，记得大四那年的十二月底，时至隆冬，天气特别寒冷，纷纷扬扬的雪花在空中飞舞，刺骨的寒风在耳边呼啸，同学们结束一天的实习，匆匆忙忙去赶末班车，可是当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车站时，公交车已经开走了。

雪越下越大，天色越来越暗，行人也越来越少，昏暗的路灯下就剩我们几个。忙碌了一整天，同学们又疲倦又饥饿，一个个裹紧了棉衣，冷得直跺脚，看

着大家狼狈的样子，班长哈哈一声笑了，大声说：“大家别泄气呀，我们去找个地方饱饱吃一顿饭，然后走回学校去！”不远处，一家小吃店温暖的灯火召唤着饥肠辘辘的我们，一行人急匆匆地冲了进去，拍掉身上的雪花，看了看菜单，发现我们只点得起最便宜的咸菜面和烧饼，班长豪气地对老板说：“给我们一人来一碗咸菜面，面条多加点，再一人来一个烧饼。”

慈眉善目的老板娘笑容格外亲切，她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热茶，热乎乎的茶水入肚，虽然感觉身体温暖了一些，但肚子似乎感觉更饿了。很快，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上了桌，面条是非叶形的，撒得宽宽的、长长的，清亮的汤底里飘着碧绿的葱花、红红的辣椒油，而且，每个碗里都有好几片厚厚的牛肉。

看着面条上桌，我们顿时慌乱了，因为我们点的是最便宜的咸菜面，可老板端上来的却是我们点不起的牛肉面。班长涨红了脸，嗫嚅地低声说：“阿姨，你上错了，我们点的不是牛肉面。”老板娘笑了，把手上的一盆烧饼轻轻地放在桌上，温柔地对我们说：“孩子们，快吃吧，这牛肉是我请你们吃的，今天真冷。我娃和你们差不多大，在外地打工呢，这大雪天里，我也希望娃能吃顿热乎的饭。”

听了老板娘的话，感觉心里瞬间流进一股热流，泛在眼睛里潮潮的，我们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，每一筷子面条都厚实筋道，每一口肉汤都滋味醇香，再吃上一片喷香软烂的牛肉，肚里顿时感觉无比熨帖，大家伙儿吃得那叫一个畅快淋漓。

一大碗热乎乎的牛肉面下肚，我们

一个个红光满面，精神焕发，顶风冒雪走在回学校的路上，却一点也不觉得冷。我们手挽着手走成一排，高声唱着我们那个年代最流行的歌曲：“寒风萧萧，飞雪飘零，长路漫漫，踏歌而行……”

我们对着飘雪的天空大声发誓，等我们有了钱，会立刻把牛肉面的钱还给善良的老板娘。

一个月之后，当我们揣着钱兴冲冲地去找老板娘时，这间小吃店却关门了，之后，我们又去过找过她很多次，可惜，都没有再见到这位在寒冬腊月里给了我们无限温暖和善意的好心人……

春去秋来三十载，当年在风雪中一起吃牛肉面的老同学们早已各奔东西、各赴前程，但那碗撒着碧绿葱花、飘散着浓郁香味的牛肉面，却成为大家心底永远的牵挂，永远地留在我们的青春时代。

■ 陈迎春（广东）

入秋，水稻田里嵌满金灿灿的稻谷。弯腰，低头，镰刀霍霍，水稻成片倾倒。打谷机声轰隆隆，此起彼伏，谷粒欢跳着入箩，稻草被整齐堆放。左手揪住一把干瘪无谷穗头，右手抓起数根稻秆，沿无谷穗头扭一圈紧束，立地沿稻草根部旋转散开，臥定，一行行整齐排列。

秋阳和稻草之间的反应，使秋日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独特的味道。“床上拆了帐子，铺了稻草。洗帐子要捡一个晴朗的好天，当天就晒干。夏布的帐子，晾在院子里，夏天离得远了。稻草装在一个布套里，粗布的，和床一般大。铺了稻草，喧腾腾的，暖和，而且有稻草的香味，使人有幸福感。”这是汪曾祺笔下的稻草香味，母亲给我用稻草铺床的幸福感油然而生，闻着稻草香，又是一枕美梦。

稻草水沉淀了一种香。那时候，端午节前，农人点燃几把稻草烧尽，稻草灰入大锅，加水，水沸腾后静置整晚，过滤，稻草灰水和着糯米浸泡几小时，滤出，上木甑，大火之下，一气呵成，粽子变得金黄光亮。

稻草窠语梧酝酿着一种香。于两米见宽的圆木桶内，摆上大陶缸，枯稻草将大陶缸层层包裹。将蒸熟的糯米和酒曲按比例混合好，搅拌均匀，摊晾凉，糯米进缸，加盖，铺上大棉被，捂得密密实实。枯稻草保温对酒的发酵过程很关键，每天伸手去触感大陶缸壁的温度。发酵15天后，打开缸盖，按下竹滤子，清亮的水洒汩汩流出，空气里弥漫着甜甜的酒香。草垛子集聚了一种香。草垛子就是乡村的金字塔，选址在土的正中央，削尖的树桩被一锤一锤敲进泥土里，

入地层一米长，旋转拉出，孔洞立现，立定一根七八米长的粗杉木入孔。晒干的稻草把，团团围住杉木杆，层层叠叠往上堆积，近四米高收尾。重阳过后，天渐凉，草垛子成了小伙伴们乐园。秋阳杲杲，背靠草垛子边上，闭目养神，舒服，周身暖和；入夜，皓月皎洁，蛐蛐声起，追赶，穿梭在高高草垛之间捉迷藏，欢呼声惊起萤火虫，散入空中，绿光点点。

初冬，农人冬闲，肩挑一根竹杠，草垛子便挑回了家，置于屋的横梁之上。寒冬，四野萧条，牛不出户，主人从横梁间抽出稻草把，散入牛栏，稻草清香，冬粮一季，嚼剩的稻草，遇牛粪有了新的变化，日复一日，层层覆盖，变成来年一春的农家有机肥。

草蒲垫圈住了一种香。梯田，牛儿撒着欢跑进了收割后的稻田里，两头小牛犊不时地来回追赶，几次顽皮地用双角顶倒旁边的稻草。主人奔跑过去，捡起倒地的稻草把，“嚯西”一声吆喝，小牛犊立刻闪躲。水稻田里有庄稼，少人进入的原因，整条土坎上的草长得格外茂盛，母牛纵身一跃而起，前脚趴在土坎上，尽情享受着封禁数月的青草大餐。农人于是闲了下来，盘腿而坐，一条长长的草辫在左右手之间滑出，沿起点滚成草蒲垫。最后，草蒲垫出现在屋檐前长板凳上，软和。

院子里的一树鱼香叶，风过沙沙作响，一点翠绿点亮秋季。一个中年人，喜欢坐在四方小板凳上，嘴里吸着刚卷的旱烟，曼妙的烟圈，向上升腾，一环接着一环。对着屋梁上层层叠叠挤满的稻草，盘算着来年的憧憬守望。稻草金黄，稻草清香，平凡、温和、不浮夸，牛羊饱了，奔跑动了，粮仓满了。

■ 靳小倡（河北）

多年前，从一篇文章里读到一个写梅与竹的对句：“虎行雪地梅花五，鹤立霜天竹叶三。”至今难忘。前不久我请一位书法家朋友写了出来，挂在书房里，朝夕相对，恍若梅竹在旁。

书法家朋友，姓杨，善写咏梅诗，同时也懂得丹青技法，能书能画。我本以为此君技痒之时，画梅当为首选，岂料他画得最多的竟是竹子。其次是兰。梅花却很少见。他笔下的竹子，多为墨竹。他似乎也无意去画那种丛集茂密的竹林，而往往是三两枝叶，疏枝淡影，或写在素纸扇面上，或画在二尺小幅的一角，有如鹤立霜天，形单影只，若孤鹭一羽，似惊鸿一瞥。

竹是历代文人笔下和文人画中常见的咏赞对象。大诗人杜甫生活潦倒之时，却在一位老友的庭院里写过这样一首清新的咏竹佳句：“色侵书帙晚，阴过酒樽凉。雨洗娟娟净，风吹细细香。”南北朝文学家庾信在《小园赋》里，表达了自己对一种淡泊人生境界的向往，所谓不慕奢华，但求“一寸二寸之鱼，三竿两竿之竹”足矣。唐朝诗人张南史因有“却寻庾信小园中，闲对数竿心自足”的感慨。

朋友的墨竹小品，常常是寥寥数笔，未必成丛，却也能给人扶疏透迳、萧萧引风的感觉。时或有牧牧笔下的“历历羽林影，疏疏雨露姿；萧骚寒雨

夜，敲动晚风时”的意韵。

唐朝有位著名乐师和画家，名叫萧悦，喜欢画竹，而且确实画得好。朱景玄《唐朝名画录》里有记载：“萧悦，工画竹，有雅趣。”大诗人白居易为这位画家写过一首长诗《画竹歌》，诗前面有一段引语说，“萧悦善画竹，举时无论。萧亦甚自秘重。有终岁求其一竿一枝而不得者。知予天与好事，忽写一十五竿，惠然见投”。《画竹歌》即是诗人答谢画家惠赠的这一十五竿珍贵的竹子而写的。其中有这样一些句子：“植物之中竹难写，古今虽画无似者……人画竹身肥臃肿，萧画茎瘦节节疎；人画竹梢死羸垂，萧画枝叶叶叶动。不根而生从意生，不笋而成由笔成……娟娟不失筠粉态，萧萧尽得风烟情。举头忽看不似画，低耳静听疑有声。”

这是我所读过写得最好、也最有意趣的咏竹诗。诗句写得清丽易懂，唯有“筠粉”这个词需要作点解释：筠粉，即新竹青皮上一层白色粉霜。“娟娟不失筠粉

态”一句是形容新竹色态的美好。朋友的竹子，以草隶笔法挥洒，笔下修篁，但求疏朗、清爽，逸气横生，亦可谓“不根而生从意生……萧萧尽得风烟情”。

清朝画家和书法家、名列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燮，是众所周知的画竹圣手。板桥爱竹，几成竹痴。板桥《题画》里有段自述：“余家有茅屋二间，南面种竹。夏日新篁初放，绿阴照人，置一小榻其中，其凉适也。秋冬之际，取围屏骨子断去两头，横安以为窗棂，用匀薄洁白之纸糊之，风和日暖，冬蝇触窗纸上咚咚作小鼓声，于是一片竹影零乱，岂非天然图画乎。凡吾画竹，无所师承，多得于纸窗粉涂，日光月影中耳。”

这段文字有点像老生常谈，其情其景未见得有多么新鲜，却也透露出一些师法造化、勤于观察、多向生活学习的创作心得。

我们不难想见，烟光日影在竹子的疏枝密叶间浮动之时，便是画家郑板桥“胸中勃勃遂有画意”之时。他那些传世的画竹作品，以及那些精彩的题画竹的诗句，多得于此。如“写取一枝清瘦竹，秋风江上作鱼竿”“新竹高于旧竹枝，全凭老干为扶持”。当然还有那首广为人们传诵的题画诗：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

与板桥相似的，还有他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兼画家金农（号冬心）老先生。他在《画竹题记自序》里有言：“冬心先生年逾六十始学画竹，前贤竹派不知有人，宅东西种植修篁，约千万计，先生即以为师。”

朋友画竹，也有向板桥、冬心两位老先生致敬之

鹤立霜天竹叶三

意。早在多年前，他就出版过笔画严谨的白描连环画作品，近些年，好藏善本碑帖，写作之余，书法浸淫钟繇小楷和草章，是诗、书、画兼通的文人学者。常与友人云：愿在扬州八怪门下牛马走。他在不少竹题跋上，往往会恭录板桥、冬心题画竹的诗句，以示他对先贤的景仰。

白居易《题李次云窗竹》：“不用裁为鸣凤管，不须截作钓鱼竿。千花百草凋零后，留向纷纷雪里看。”竹的淡泊疏远、竹的高标逸韵，不正是书法家朋友在这些小品画中所孜孜追慕的吗！